

第五辑

命运五部曲

韩刚 韩少功译

WUJ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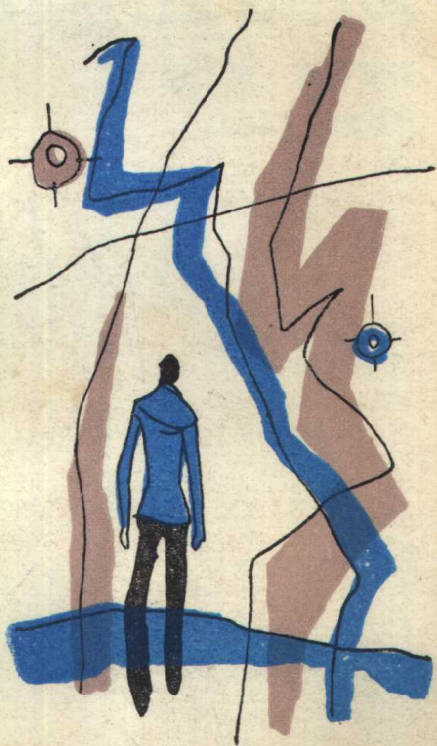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我国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他姐姐韩刚翻译的这本书，按人一生的时空顺序，撰选了五个有代表性的主题：阅世、发现、冲突、障碍、回顾。每个主题下的一组小说，都由感知方式、思维观点、情绪流向和风格手法完全不同的两篇组成。读者不仅能在尺幅之内作一次人生的旅行，而且通过这五组逆向互补的小说，看到心理视角、性格构成、多种命运结局，乃至社会阶层、伦理、观念、写作技巧和不同文学流派特色的多方面对比，从而获得对人生更完善的认识。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命运五部曲

韩 刚 韩少功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俊光

封面设计：陆震伟

命运五部曲

韩刚 韩少功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625 字数83,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6,000册

ISBN 7-80511-031-X/2.0

书号：10077·3088

定价：0.50元

目 录

译者的话 (1)

阅世

通过地道 (英)多丽丝·莱辛(6)

心病 (英)苏珊·希尔(17)

发现

发现 (英)丹尼斯·V·贝克(27)

男子汉 (英)约翰·威恩(37)

冲突

通天之路 (英)罗德·戴尔(50)

谋杀 (美)J·斯坦培克(64)

障碍

良宵美夜 (澳)莱斯莉·罗兰丝(76)

过道里的白兰地... (南非)阿兰·帕顿(86)

回顾

泥土…………… (英)詹姆斯·乔伊斯(95)

理想之家… (英)凯思琳·曼斯菲尔德(102)

译者的话

这本短篇小说集是英国爱德华·阿诺德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的,后来又得到多次重印。从表面上看,编者亚历克斯·艾德肯思与马克·沙克尔顿两位先生的目的只是给学习英语的人提供一些英语学习资料,介绍一些英、美等国著名作家的语言特点、写作技巧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学流派,从而提高读者对英语语言文学的鉴赏力。但细细读完,我们便不难发现编者非凡的匠心。他们有意地按人一生的时空顺序,选定了五个有代表性的人生主题:“阅世”、“发现”、“冲突”、“障碍”以及“回顾”,让读者随着作家们的笔触,于尺幅之内作一次人生的旅行,由少到老,思索各种问题,体味万般感慨。编者并不想用一成不变的答案来教导读者,恰恰相反,每个主题之下的一组小说,都由感知方式、思想观点、情绪流向完全不同的两篇组成,或者由风格手法完全不同的两篇组成。于是,太极生阴阳,读者在这种逆向互补的对比小说中,可以看到心理视角的对比,性格构成的对比,各种命运结局的对比,以及社会阶层、种族、文化的对比,当然,也

有写作技巧和不同文学流派特色的对比，从而获得对人生的更完整的认识。

对比使人们的眼界得以拓展，使世界也变得更加生动和丰富了。

人生永远复杂得带有迷人的性质，既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也许这正是人生奇妙而迷人的所在。而与人生紧紧联系着的文学，自然也就与种种“规格化”、“标准化”、“通用化”格格不入。终于在引导读者探索人生的同时，也想提供介绍一种方法，一种欣赏文学的态度和眼光。后者对于中国读者们也许更为重要。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儒家哲学及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一种固定的框架来规范自己的心灵，习惯于用红脸白脸、好人坏人、毒草香花等简单的概念来评判文学作品。虽然很多人对这种陈旧的文学观已有不满，已经展开了一些批评，但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推介这本选编别致的短篇小说集，让读者在互斥而又互补的对比小说中探寻一下各自的相对价值，也许是可以获取一些兴味和启示的。

第一主题“阅世”下的一组，均出于英国女作家之手，她们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已不陌生了。两篇都表现正待走向人世的儿童的心理，但多丽丝·莱辛的《通过地道》，取高昂积极的一面，而苏珊·希尔的《心病》，取灰暗消极的一面。高昂中有怯弱犹豫，消极中有奋斗抗争。希尔在作品中大声为她的小主人公疾呼：“现实就是过去，而他不需要过去，

他需要未来！”他和莱辛笔下的小杰尼一样，都是人生道路上探索的勇士。他在现实的束缚之下显得无能、沮丧，但他透过庸俗、沉闷、虚伪和无所事事，看到了生活残酷的一面，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无论是像他这样带着某种心灵的伤痕去迎接人生，还是像杰尼那样满怀胜利的激情去搏击命运，两位女作家都给我们描绘孩子内心的真实及其各自的合理性。她们象两位母亲，热情而又不无担心地目送新一代人远去的小小背影。

第三主题“冲突”下的两篇，也许给我们更鲜明强烈的对比效果。英国“黑色幽默”派作家罗德·戴尔的《通天之路》，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小说家斯坦培克的《谋杀》，都触及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无爱婚姻的矛盾冲突；而冲突都是以谋杀为矛盾解决的转机。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冲突中毁灭，后者则是在冲突中获得了爱的新生。戴尔笔下的一对中产阶级夫妇，表面上都温文尔雅，其实因性格、地位等方面的原因，酝酿着一种不可缓和的冲突；双方理性原则的克制，又使这种冲突成为谁也不愿主动打破的僵局，一种旷日持久的折磨。最后，在一场偶然的电梯事故中，妻子终于果决、冷静地把丈夫送进了坟墓，发泄了几十年内郁积心中的怨恨，暴露了她性格中令人震惊而又真实自然的另一面。由于作者惯用隐笔以及“黑色幽默”所常有的诡秘，一场血淋淋的冲突居然隐藏在轻松、平淡、甚至有点幽默的字里行间。可以参照的是：《谋杀》则完全用写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中一

对夫妻的矛盾。他们都为没有爱情而苦恼，即使丈夫进城去与酒吧女郎调笑，也只是更加深了这种苦恼。最后，丈夫用枪杀妻子的情人来赢得妻子的爱，似乎不太合情理，可他公开的武力本身表明了他的感情。这种爱是赤裸裸的，因此他用一种最明白不过、又直截了当的方式获得了它。文明和野蛮，软弱和坚强，爱和恨……都在这组对比小说中万花筒式地变幻着，都在对比方法的无影灯下显示出它的另一面。作品在介绍不同艺术形式的同时，无疑也为读者提供了思索，性格与感情问题的两个角度。

读者还可以在这本小集子里找到不同的“发现”，剖析不同的“障碍”，咀嚼不同的“回顾”——或是象开创意识流艺术的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女工，孤独却安宁；或是象“契诃夫式”短篇小说家凯恩琳·曼斯菲尔德笔下的富翁，孤独而空虚，从一个使他筋疲力竭的梦中朦胧苏醒。当我们追踪这两种“回顾”之后，面对生活，我们是否会多一些冷静呢？

近来，很多青年文学爱好者都在谈论认识和表现生活的多视角问题。这是与当代科学与哲学同步的一种表现。本世纪以来，绝对化的观念受到了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的“互补说”等等，还有后来涌现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多样、多元、多律、多参照系的世界，并展示了实现新的多样统一的前景。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国两制”，“多种经济成分综合

型体制”等等，宣告了机械一元论时代的结束。文学正是在这个时代趋势的大背景下，遇到了多视角的问题，不难看出，这是导向大解放和大繁荣的一个路标。

这本小集子，是倡导这种文学思潮的一个尝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它的选编匠心比作品本身更能引起我们的重视。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而十位名家又风格各异，手法不一，翻译中恐怕难免有错有失，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译 者

阅 世

通过地道

(英)多丽丝·莱辛

【作者简介】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女作家，生于1919年，今年66岁。莱辛从1949年起开始正式的文学创作生涯。自195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以来，已写出17部长篇及几部短篇集，曾在英、法、德、奥等国多次获奖，作品畅销世界各地，享有广泛声誉。她的大多数小说都是根据她在南非居住期间的经历写成（1924—1949），都表现种族问题，同时对当今西方社会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立自主的妇女们的生活状况颇有兴趣。本篇《通过地道》选自她195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The Habit of loving》。

这是到海滩度假的第一个早晨。在去海滩的分道口，一位英国少年停下脚步，俯身向下看了一阵那满布礁石的荒凉海湾，又向他从前常去的喧闹的海滩望去。他母亲，一手提着艳色条纹花提袋，另一条手臂摆动着，走在他前面，

白皙的臂膀在阳光下很显眼。少年把目光从那裸露的手臂上移向海滩，暗暗皱了皱眉，又望了望他妈。她发现儿子没有跟在自己身后，便迅速转过身来，说道：“哦！杰尼，你在那儿呐！”虽然显出有些急躁，还是笑着说：“呵，亲爱的！难道你不愿跟我来么？你究竟是想上——？”眉宇间显出焦虑——她太忙，或者说太粗心，实在猜不透她的孩子此刻心里暗暗向往着到哪儿去。儿子很熟悉母亲的这种急躁情绪，他抱歉地笑了笑，内疚地跟着母亲追上去，一边跑，还一边扭头往后看那荒无人烟的海湾，尽管他在那平静的海滩上玩了一上午，心里老惦记着那地方。

第二天早晨，该去游泳和日光浴时，他妈妈说：“杰尼，你莫不是在这常来的海滩上玩厌了，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玩玩？”

“哦，不！”他笑着飞快地回答。往往在这种时候，他就会条件反射似地笑笑，带点儿骑士味道。然而，当他跟着母亲走到往海滩去的小路时，却忍不住说：“我想过那边去看看那些礁石。”

她对孩子的提议考虑了一下，尽管发现那地方一片荒凉、一个人影也没有，还是说：“你当然可以去，杰尼。只是你若看够了的话，就到海滩上来吧！你要乐意，径直回别墅也行。”她摆着手臂走了，那光光的臂膀被昨天的太阳晒得有点发红。他差点儿又跟着她跑去，不忍让她一个人走开，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而她也在想，就年龄来说，他自然用不着母亲来关照安全问题了，是我一直把他管得太紧了么？他一定感到不该老跟娘打转转了，我得留点神才是。

他是个独生子，今年11岁。她呢，一个寡妇。她决心不让孩子完全从属于自己，又不想使他缺少母爱。她朝海滩走去，想着这些焦心的事儿。

杰尼一见他母亲已到达海滩，便开始往通向海湾的陡

坡爬下去。他置身于一堆棕红色的礁石之上，从那儿望去，整个海湾犹如一把镶着白边的勺子，勺中翻动着碧绿的水波。他再往下走去，只见海湾延伸处散落着一些粗糙而尖利的石头，形成一个个的小水湾。浪花在礁石表面拍击着，显出紫的和深蓝的颜色。最后，他攀爬着，滑到离水面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看见一条白浪形成的边，浅浅的透明的水波漫过沙石，浪花的远处则是一片深蓝。

他直奔水中，开始游泳。他游得很好，一会儿穿过一片阳光闪烁的沙滩、一会儿又游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湾，那里的石头象是些无色的水底怪物。然后，他进入了真正的大海——海水是温暖的，可从水底不时涌出来的一股股冷流却使他的肢体冷得入骨。

当他又游了好一阵，不但把小水湾抛在老后，而且游过了大海滩与海湾之间的海岬时，他飘浮在有弹性的水面上，开始寻找母亲。她在那里、在伞下，只是一个小小的黄点，而那伞却象块桔子皮。他又向岸边游回去，母亲就在那边使他略有放心，但立刻又感到了一种孤独。

在海湾与海岬的交合处有一个小小的水湾，那里有一片稀稀落落的礁石。一群男孩子正在礁石上脱衣服，有的光着身子跑着往下跳。他们是海那边的孩子，一个个深棕色的皮肤晒得乌黑发亮，讲着杰尼听不懂的话。杰尼朝他们游过去，心中升起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加入到他们这一群中去。开始他还保持着一箭之遥的距离，现在又游近了一点。这些孩子都转过身来，眯缝着警惕的黑眼睛，看着他。其中一个朝他笑了笑，还挥了挥手。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一下子就游了过去，爬上了他们身旁的礁石，不自然地笑了笑，象热切地祈求什么似的。他们用高兴的欢呼声欢迎了他，但他那拘谨而莫名其妙的微笑马上使他们明白了，他是一个与他们不同海岸的外国孩子。不久他们就把他给忘了，而他却因为自己能和他们在一起而感到很快活。

他们开始从礁石的一个至高点上，一个接一个地往一个蓝色的深水潭里跳水。水潭周围是些又粗又尖的石头。他们潜入水中、又浮上来，游一阵子、又爬上礁石，等着轮到自已再跳。他们都是些大孩子了——对杰尼来说，是大人了。杰尼也跟着他们跳，他们都望着他，见他游回来排队再跳，都为他让路。他于是小心翼翼地又跳了一次，感到了一种被接纳了的自豪。

他们中那个最大的孩子在礁石上站稳、投入水中，却没有浮上来，其他孩子都站在那儿观看。杰尼等了一阵不见那光光的棕色脑袋露面，不禁大叫起来，惹得其他孩子都不以为然地瞪了他一眼，又都朝水中望去。一直过了很久，那孩子才从这块巨大的黑礁石的另一头出现，还气喘嘘嘘地欢呼着胜利。顿时，其他孩子也都潜入水中。刚才还充满孩子们喧哗笑语的晨空，一下子，变得空荡荡。但是透过深蓝色的海水，可以看见那些游动着的、摸索着前进的身影。

杰尼也潜入水中，从这群潜水者中间钻过，一堵黑色的石墙隐隐约约呈现在他面前。他用手摸了摸，便立刻浮出水面，只见石墙的水上部分是一座低矮的、能看到那一边的石头屏障。石障四周现在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身下水中那些朦胧可见的潜水员们也都变得无影无踪了。接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从石障远远的另一头浮了上来。他终于明白他们是从石障的水底裂缝或岩洞中穿过去的。他再次潜到水底，可他在那又咸又涩的海水中，除了暗黑的礁石，什么也看不清。当他再一次浮出水面时，那群孩子都聚在他们的“跳台”上，准备再一次献艺，而他却因为失败的慌乱，象一条笨狗似地在水中又拍又踢，还用英语大声喊着：“看我
来一次！瞧我的！”

这群孩子朝下看了看，严肃地皱了皱眉。他知道这种皱眉的含意。每当他有了什么差错，象小丑似地期望母亲给予关注时，总是从她脸上接受到这种严肃而令人难堪的

审视。因为羞惭，他脸上热烘烘的，感到自己那辩解的汕笑印在脸上，就象一个再也刮不掉的疤痕。他抬起头来，看着礁石上那群黑黝黝的大孩子，用法语叫道：“Bonjour! Merci! Au revoir! Monsieur, monsieur!”（喂！谢谢你！再见！先生！先生！）一边手指钩着手指在耳朵边来回摇动着，做着手势。

海水涌进他嘴里，使他呛了一口水，他沉下去，又浮上来。孩子们纷纷跳入水中，从他身边掠过，空中布满了飞落下来的身影。那块他们刚刚站过的礁石，似乎由于他们的离去而露出水面，上面洒满了和煦的阳光。又是空荡荡的了。他数道：1、2、3……

数到50，他害怕起来，想他们一定是在他身下的岩石洞中淹死了！数到100，他不由得向空空如也的四周山岩打量了一番，甚至想该不该大声呼救了。他越数越快，似乎他数得越快，就能催促他们快点浮上来、快点把他们带出水面，数得越快，他们也会淹死得越快——再没有什么比他现在在这荒凉的蓝色晨空中数数字可怕了。当他数到160时，礁石那边吹着气的孩子们挤在一起冒出水面了，宛如一群褐色的鲸鱼。他们看都不看他一眼，便朝岸边游去。

他爬回“跳台”上坐下，感到大腿下火辣辣的。那些孩子都收拾好衣服，沿海岸朝另一个水湾跑去，把他一个人留下来。他大声喊起来，极力用眼神表达自己的心愿，可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他自个儿哭出声来。

他以为时间已过了很久，就又游到他能看见母亲的地方。只见橙色阳伞下的那个黄点还在，母亲还在那儿，便又游回礁石，爬上去，再跳入那凶险的、犬齿形礁石间那蓝色的水潭中，直游到他再一次能触到那石壁的地方。但海水使得他双眼疼痛不已，以致什么也无法看清。

他划出水面，上岸回别墅去等待母亲。很快，他妈妈就出现在那条小路上，慢悠悠地晃动着网袋，两条晒得泛红的

手臂一摆一摆。他喘着气，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我想要一个潜水镜。”

她探海地朝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却随意答道：“是吗？当然可以的，亲爱的。”

可现在、现在，就在此刻，他必须立即得到这个潜水镜，而不是其他任何时候！他缠住母亲，让她非陪他去商店不可，而且一买到那副镜子，他便从母亲手中给抢了去，好象生怕她会把这眼镜据为己有似的。然后，径直朝通往海湾的小路跑去。

他又游到了那座屏障似的大礁石前，调好潜水镜、钻进水里。潜水镜橡皮圈的空隙里顿时充满了水，显得有些松。他知道自己得从水面一直潜到礁石底部，便把潜水镜的带子紧了紧。他吸足气，脸朝下，往水中望去，象换了双眼睛似的——也许鱼就是有这样的眼睛罢，他一下子把水中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清晰而柔软，似乎一切都在透明的海水中摇曳。

下到离海底约七、八英尺深时，只见雪白的沙滩泛着微光，沙滩上被浪潮推成的、已定形的硬沙纹清晰可见。两个灰色的影子打他身边滑过，象两根长圆形的木头或石块，那是两条鱼。它们鼻子对鼻子，静静地对峙着，一动也不动，偶尔向前出击一下，便互相闪开，又游回到原位置上，姿态如旧，简直象在表演一种水中特有的舞蹈。它们在离嘴几英寸的水里喷出水花，气泡散落下来，就象一串串服饰用的金色小圆片。还有一些象他指甲那么大的鱼不时从水中飘过，他感到自己正置身于纷纷堕落的银片之中，甚至感到自己的手脚都触到了这些小生物。大孩子们穿过的石壁，笔直地耸立在白色的沙滩上，暗黑色的外表上簇生着一团团绿色的海藻。他沿着石壁一直潜入礁石底部，但没有发现可以通得过的岩石空隙。

他一次又一次地吸气、下去、又上来，几乎寻遍了这块

礁石的外表，甚至用手去探，急不可待地想找那入口。突然，当他把全身紧贴着暗黑的石壁时，他发现自己膝盖往上一缩，双腿往外一踢，竟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他找到了洞口：

他再度浮上来，爬到礁石周围的零星石块旁，挑了一块大石头，想借着石块的重力，使自己在岩石旁边沉下去。他紧抱着这个石锚，在充满泥沙的水流里往下沉，然后侧身躺下，往暗礁下探望，发现这地方自己先到过。这回他清楚地看到了洞口。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黑窟窿，但洞内的情况仍无法看清楚。于是，他丢掉石锚，双手抓住洞缘，想挤进洞里去。

他刚把头探进洞口，便发现肩给什么东西卡住了，只好又侧转身来，仅进到齐腰深的地方。他看不见前面的任何东西，嘴唇触到了一些又冷又湿的软东西。更使他惊恐的是，他看到了一团黑色的水草正向灰色的石壁移动，这使他想起了鱗鱼、想起了缠人的海藻。他退出洞来时，一眼又看见一种海藻的无毒触须朝洞口飘来。不过，这回试探也够意思了。他又回到太阳光下，回到礁石堤岸、在“跳台”上躺下来。俯瞰那碧蓝的水潭，这条打通礁石的地道究竟在哪儿呢？无论是洞、是窟窿、还是岩缝，他必须找到它。

他想，自己最首要的是要学会憋气。于是又抱着一块大石头沉下水去。石头的重力使他没费多少力就潜入了海底。他数着数：1, 2, 3，数得很平静，仿佛能听到自己胸部血液流动的声音，51, 52……他感到胸部刺痛，于是扔下石块，又回到大气空间。此时，他发现太阳已经西沉了。当他赶回别墅时，母亲在吃晚餐，只对他说了句：“玩得痛快吗？”而他的回答也只是“是的”。

整个夜晚，他都在梦中追忆那个充满了海水的石洞。第二天一吃过早饭，他便又去了海湾。那天晚上，他出了很多鼻血，感到十分虚弱和昏眩，因为白天他一直在水底坚持学习憋气，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母亲说：“假如我是你的